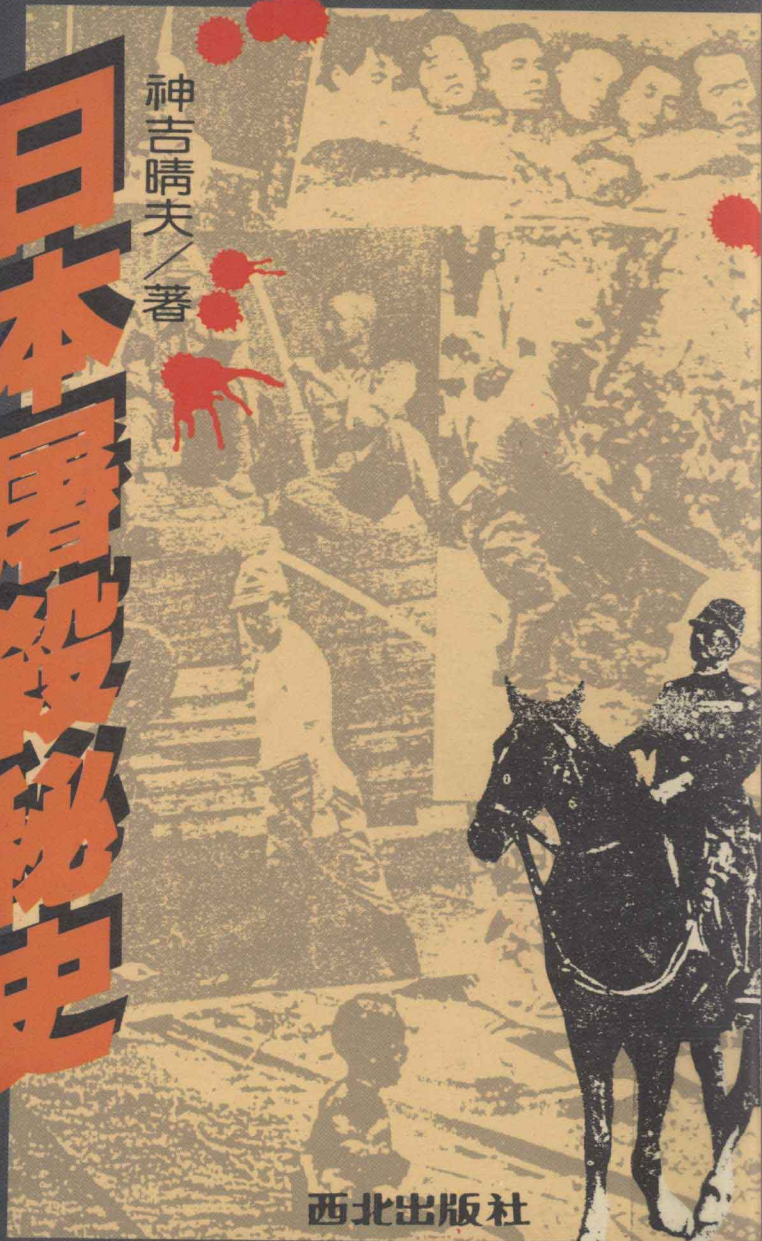


日本屠殺秘史

神吉晴夫／著

西北出版社



前言

本書原名三光，卽殺光、燒光、掠光之意，全書六萬餘言，行行血染；字字驚心，乃參與侵華之日本戰犯用中國人鮮血寫成之坦白招供，亦人類滅一讀之秘已彌平，之總披露。本書初由日本東京光文社印行，甫一面世，舉世震驚，旋即全書六萬餘言劇烈反對，雖未至毀版焚書，然亦已懸爲禁本，目下卽日本人士亦不易一讀

本來時移世易，日本侵華之戰爭罪犯多已伏法，中國人士均應一讀之秘已彌平，固無舊事重提之必要，然當此烽煙隱現，冷戰頻頻之世，能一譯人士均應一讀之秘刃膽之史實，亦足以使人認識戰爭之真面目而知所敬戒，因此特將本書譯爲中文以供讀者閱覽，譯名爲「日本戰犯的自白」，此不獨中國人不可不讀之書，亦世界人士均應一讀之秘典也。

編者的話

什麼人使他們那樣作

我從來就聽到很多關於戰爭的殘酷的話。然而，像本書中所暴露出來的那些事實，實在是超過我的想像。

他們在日本的時期，有溫暖的家庭，他們尊敬父母，又是一個親切丈夫，愛他的妻子，他們是非常和藹的兄長，善良的君子。可是，一旦他們被送到戰場裏，立即變成了另一個人，殘殺、掠奪、放火，使用毒瓦斯彈，一切一切的罪惡行爲，他們都毫無顧慮的幹出來。在戰爭大機械前，我想他們與教養相連繫的人性，好似狂風前的蠟燭，一次就被吹滅了。因此我對於那樣可怕的戰爭思想，要盡可能的把它矯正過來。

初次知道戰爭的可怕

中日戰爭結束已經十二年了。或許有人提出這些意見：爲什麼直到今天才將日本人可恥的筆記公佈出來，不是沒有這個必要嗎？這意見很對，其實，我也不想把日本人的罪惡行爲完全暴露出來。

但是，像本書內所列舉的戰爭犯罪行爲，在戰場上那麼多的日本人，他們犯罪的程度各有差異，藉此將自己所犯罪深深加以反省；同時在後方的人們，固然對於戰爭的實際狀態也要知道的。然而不知戰爭爲何物的那些年青人們，他們的父兄能夠有勇氣把戰爭經過告訴他們嗎？

目 錄

在太行山麓解剖生人身體·····	七
用生人培養細菌·····	一七
活地獄·····	二六
陰謀毀決衛河之堤·····	三八
濫用毒瓦斯彈·····	四九
把農家產婦母子活活地燒死·····	五八
強拉農民充勞工·····	六五
三光——殺光、燒光、搶光的大悲劇·····	七四
爲搜集酒肉掃蕩村落·····	八六
日本軍隊內部黑幕·····	九七
暗殺——日軍內部爭奪情報的勾心鬥角·····	一〇六
挑撥——山海關事件真象·····	一一七

在太行山麓解剖生人身體

這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地點是河南省著名煤礦區

焦作鎮，故事敘述者是日

本陸軍軍醫中尉野田實，這是一幕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故事

是年，我（野田實自稱）任職於駐河南省焦作鎮的舊陸軍第一百十七師團野戰醫院。當時一個月前，焦作鎮周邊的主力部隊皆參加那一次「老河口戰役」，動員了三分之一兵員參加這次作戰。

在當時，另一方面，據傳來的報告，說太平洋沖繩島戰局已入了決定性階段，各方面又傳說我們師團在這次「老河口戰役」完畢，就要調轉到其他地方去。醫院方面包括我在內僅有院長以及五名軍醫，可是此時期並沒有來入院的傷病兵，院裏顯得非常冷靜，同時又爲不安的氣氛所籠罩，許多軍官們，不分晝夜的到「將校俱樂部」去飲酒玩女人，藉以麻醉他們緊張和不安的身心。我在此焦躁不安情況下，也感到需要尋求點極強烈的刺激。

一次，院長軍醫少校丹保司平突然把我叫去，他對我說：「我想明天作一次軍醫教育，

你去年十月曾到鄭州第十二軍司令部直接參加過一次軍醫教育了，當然學來經驗，希望你本着那次軍醫教育要領去實施。憲兵分遣隊長對我說：憲兵隊裏有一個必須殺的中國人，問我們醫院是否需要將那個人送來，作我們某種試驗品。我認爲這是一次機會，軍醫們對手術的練習十分重要，所以我想將那個中國人作一次我們軍醫教育。來到戰地的軍醫，無論是內科、外科，以及救急手術、盲腸手術等都必須能做才行……。」

我聽院長這一段話，當時即答說：「知道了。」回返我自己的房，腦中思討這件事，時常聽到許多傳說，來到戰地的軍醫時常將中國生人身體解剖，去年到鄭州那一次看生人身體解剖，僅是在旁見習，實際自己不曾親手作過一次，我覺得這是非常遺憾的。

我在醫務室很快的作好實施計劃，向法院長提出報告，同時還作了各種準備，並告訴內科新田軍醫中尉及高岩軍醫少尉，教他兩人將各種手術書和解剖書先作一番研究。

翌日午後，衛兵來報告，說憲兵送一個中國人來，我立即命令外科水谷見習官將那中國人送到手術室去。

我的臉上毫無表情的走進手術室，看見一個穿中國服裝的男人，那男人身旁站着憲兵，我見此情景，內心裏立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水谷見習官也以目示意，我細看那男人穿着黑色中國衣服，雙手被麻繩反綁着，看他那面孔是很健康的樣子，背靠牆壁站着，他好像對

我要說什麼話似的，但始終未開口。

我暗中看那中國男人，年齡不過二十五、六歲，我想他一定是一個純樸農民，圓臉型，目光澄清，但眼睛週圍帶黑色憔悴，表情非常鎮靜。

此時，我心裏想再過一會這男人就要在此地被殺死，可是我覺得他本人並沒有感到在瞬息間自己殺身大禍就要來臨。我表現出和藹態度，我拿過一張椅子，對憲兵說：「叫他坐下吧。」憲兵回答說：「可以，在這裏他是跑不了的。」於是憲兵解開那男人身上的繩，叫他坐在旁邊椅子上。然而憲兵褲袋內的手槍却指向那男人。

我爲緩和這緊張空氣，特意取出香煙，給憲兵和他每人一支，同時我爲了使他安心，並親切的給他擦着了火柴。他坐在椅子上吸着香煙，神態倒也自然。

不一會，新田軍醫同高岩軍醫來到手術室，接着森下衛生軍曹及衛生兵們也都來到。最後那低鼻子下生着小鬍鬚的院長也來了。院長一進入手術室就問我：「野田中尉準備好嗎？」

「

我急忙將正吸着的香煙丟掉，在旁站着的水谷見習官以目示意，表示給那男人注射的麻藥已經準備好，於是我以最和藹的口氣對憲兵說：「我不會說中國話，請你好好對他解釋一番。」此際，手術室裏頓時被緊張空氣所籠罩。

我接着又說：「現在就開始實施診斷了，叫他臥在手術台上。」那男人好像聽不懂憲兵對他的說話，呆然不動，於是憲兵就把他推倒在手術台上，水谷見習官急忙用消過毒的紗布將手術台圍繞。我用我剛學會的一句中國話，以焦燥的神情對他說：「睡覺吧！」「睡覺吧！」那男人此時好像是有了異樣的感覺，他要想從手術台上爬起來，可是連我在內的六個日本人怎能容他爬起，急忙捺住他的兩臂、兩腳、以及腰部和頭部，水谷見習官又將曾經用麻醉藥浸過的紗布蒙在他的口和鼻上，此時那男人突然用猛力想爬起來，爬了兩三次，皆被我們用力捺住。我竭力捺住他的頭，可是他此時暴露出來萬分可怕的憤怒相，牙齒咬的亂響，頭也左右猛力擺，好像是要把蒙在他口上的麻醉藥布咬破，這時我急盼麻藥趕快生效，我兩手用力觸在他的上顎與下顎間，我命令水谷見習官趕快用強力麻醉藥。強力麻醉藥有一股烈性臭氣觸到我的鼻端，這時，那男人在強力麻醉藥麻醉下，渾身的氣力全部消失，於是衛生病急忙將他的兩腳綁在手術台上，他已完全入於麻醉狀態，漸漸呼吸微弱。

於是我又命令森下衛生軍曹等：「手術就要開始了，快快洗手，叫衛生病把隣室準備好的手術機械拿來。」

站在旁邊的憲兵看這情景表示驚異的問道：「你們這樣作什麼呢？我是一點都不明白。」我笑着回答說：「不明白嗎，實際就連他本人也是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生命，這就叫作送

他往極樂世界去，這比他受槍斃的痛苦要好得多啊！」憲兵聽我如此說他也笑了。

我命令衛生兵將他腳上的綁繩解開，將他的中國衣服全部除掉，使他全身赤裸，我看見他背部有數處薄紫色的傷痕，想必是在拷問時受到憲兵的毆打所致，將他身上衣服剝光後，再命令衛生兵將他雙足綁起。這時我才發現這中國男人的肩和臂的筋肉非常堅實，恰到好處，由他的堅實筋肉推測，相信他從幼年時一定就在田間久經勞作鍛鍊而成，必然是個善良農民無疑，可是此人現在受了極深的麻醉，躺在手術台上，他的生命眼看着就要完結了。

不久，三個軍醫穿上手術衣，個個站在固定位置，準備着動手術。比起我腦中想起去年在鄭州十二軍直轄兵站醫院親眼看到將一名抗日中國軍人實施「生體解剖」的情景，又映在我的眼前。那時站在手術台旁有二十名被教育的軍醫，擔任此項教育的教官是北平派來第一陸軍醫院的長鹽軍醫中校，總指導為第十二軍軍醫部長川島清軍醫上校。此時手術室裏空氣非常肅穆，長鹽中校突然喊一聲「立正」口令，全體軍醫都取不動姿勢，然後長鹽中校向川島清部長報告：「現在就要開始。」同時長鹽中校報告說：「我們對於這個全身被麻醉，意識全被剝奪的活人，就要將他身體作為病理解剖試驗，我們應該以死者儀禮對待他。」於是長鹽中校又喊了一聲「敬禮」口令，長鹽中校如此處理有深長意味。此時我親身面臨負起指揮責任的這一幕，我心中想也要仿效長鹽中校那樣作才算對。

新田軍醫同水谷見習官用一塊極大白布將那男人全身蒙蓋好，新田軍醫說：「我自從任醫生以來，對於實施盲腸手術我有幾次見習過，可是自己親身動手的這是第一回。」新田軍醫取出解剖刀來。他是去年末才由醫校畢業，是兩三個月前派到河南戰地來的。更是那個二十四、五歲學徒出身的高岩軍醫，從來所謂手術這一門他都未親身經驗過，於是高岩緊閉着嘴，面上現出緊張的神情。

水谷見習官，他誤認爲這是實施一種盲腸手術，態度倒很輕鬆，他向我說：「那麼現在可以開始了嗎？」我回答說：「等一等。」我也仿效鄭州長鹽中校之例，喊一聲「立正」口令，向院長報告：「從現在開始。」然後我又喊一聲向那被麻醉臥在手術台上的中國男人「敬禮」口令，面對着一個活人，却舉行對死人儀禮，我首先將頭下低，氣氛是非常肅穆的，我心中暗說：「你是我們皇軍軍醫學研究上的犧牲者。」心裏有無限感慨。其實，軍人也是父母所生，但日本軍人從初生之日起，即受天皇教育和武士道精神的薰陶，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深入骨髓，對於殺人的兇惡行爲向來不以爲意，方才那一幕不過是表現出來的偽善姿態而已，這種殘忍行爲就是日本武士道的一種特徵。

解剖開始，最初是由新田軍醫執刀，高岩軍醫爲助手，水谷見習官在旁學習，首先從那中國男人右邊下腹割開十英吋，這種就是實施盲腸手術的初步，從那男人腹內摘出來如蟲樣

的盲腸非常細小，由此可以證明那男人健康是相當正常的。

接着由水谷見習官執刀，新田高岩兩軍醫爲助手，這次是由那男人腹溝肚臍下，割開約十三英吋，腹部的正中部完全切開，於是開始檢查內臟，水谷的兩手伸入那人肚內，從大網膜開始採取他的胃，很快將腸分開，由肝臟裏側露出青黑色的膽囊，大家都注意凝視，活人的內臟有一股腥臭味，立即觸到我的鼻孔，我嗅到這種氣味，內心裏有些異樣感覺。

此時我迴想起從前在河北省保定府時，一次憲兵隊木大尉和我說：「活人的健康肝臟，對於百病都有効力，只是很難獲得。」

在我身邊站着的憲兵，我看他面色有些青白，我說：「今天很忙，不能招待你，以後有事再麻煩吧。」那憲兵聽我如此說，倉皇的離開了手術室。

不久，將內臟檢查完畢，又將那人腹膜縫上，於是我再檢視那人的脈膊，只是脈象很弱，並沒有太大變化。

這次我同高岩，水谷，新田分別同時動手，我們將那人的右腕及左大腿切開，對這一個活着的人實施肢解手術，我將那人下體三分之一皮膚切開，將皮與肉剝離，高岩軍醫揮他的手術刀，將那人的臂一口氣的割斷下來，鮮血流滿了手術台，想找那人的血管止血，費了很大氣力，我告訴高岩軍醫說：「那些血無論如何是要流出來的，不必管它。」於是高岩用手

術鋸將那人大腿骨鋸斷，繼之又將筋膜和骨剝離，於是我同高岩軍醫等研究裝假腿的手術，當那人的左大腿被鋸斷時，高岩軍醫的雙手沾滿了鮮血，那消過毒的白紗布也染成了紅色，此時水谷和新田兩軍醫將那人右上膊的切斷術已經實驗完畢，於是我命令將解剖工作暫停，但是只要看那人麻藥力再過，必須立即再加上麻藥。」

我掀開蒙在那人面部的紗布，看那人受了很深麻醉陷入昏沉狀態，我覺得在兩三小時前初進入手術室那種健康顏色，現在已變成了蒼白，嘴唇青青，脈膊細弱，眼孔瞳仁縮小，這一個有強韌生命力的男人就這樣完結了他的生命。

接着我作了高岩軍醫的助手，又實施一次氣管切開手術，至此全部手術教育計劃便全部完成。

這時，院長命伊藤衛生中尉告訴我們：「要趕快結束。」於是各軍醫都改穿了軍服，我穿好軍服，燃着一支紙煙到便所。當我由便所再回到手術室，方才的情形完全變了樣，臥在手術台上的那個中國人，只賸下一個赤裸的胴體，被切斷了的大腿和臂擺列在一旁，衛生兵正用水掃除室內，我認為這樣情景不能被多數人看見，我突然向四周一看，見有四五名兵士站在手術室窗外向裏邊探望呢，於是我立即暴怒斥責：「喂！向那邊去，不准看！」我再命令森下軍曹，用五CC注射器，將那男人的靜脈注入空氣，使那男人早點氣絕死去，可是森

下軍曹將五CC空氣注射入那男人靜脈後，並未起什麼變化，這，使我非常感到意外而焦急。於是我又命令再拿二〇CC注射器來，森下軍曹用二〇CC注射器將空氣注射那男人靜脈內，然而森下用拇指竭力捺注射器，但注射器出人意外的一點不動。我看此情形，便由森下手中把注射器接過來，把針插入那男人靜脈內，用力捺注射器，奇怪的注射器依然不動。莫非是針孔堵塞了？經我將注射再三檢視，再將注射器持直，我看清楚注射器裏有了空氣，我將注射器針頭插入那男人左胸心臟部，只聽「咕嚕，咕嚕，」一種聲音，那男人的下顎慢慢伸出，突然將針拔出，我想那男人一定要大呼吸一兩次，然而竟沒有呼吸，突然間那男人的顎垂下來，眼看着臉色蒼白而充滿了血氣，現出了死「只聽「咕嚕，咕嚕，」的心臟是靜止了。急忙在他的左胸乳下略施一點手術，森下軍曹用只聽「咕嚕，咕嚕，」，所能聽到是人類臨死之際發出來「沙沙」令人可怕的聲音，我站在只聽「咕嚕，咕嚕，」入死去了。我對伊藤中尉說：「喂！心臟既然全部停止，趕快將屍體移只聽「咕嚕，咕嚕，」我說完話離開了手術室。

此時暮色蒼茫，院內寂靜如死，我回到醫官室，水谷見醫官還未回來，我特意等着他，當水谷回來的時候，我問他：「喂，水谷君，今天那中國男人到底是幹什麼的？」因為水谷時常給憲兵們治療，我想他對憲兵隊情形一定很清楚，所以我這樣問。「聽說那男人是中國

軍隊間諜。」水谷回答。這時我雖然聽水谷如此說，我却懷疑那男人不是間諜而是一個純樸農民，是戰爭下無辜犧牲者，那中國男人臨死時那一幕慘狀深深印入我的腦海，我到現在依然悔恨自己作了那一件慘無人道的事。